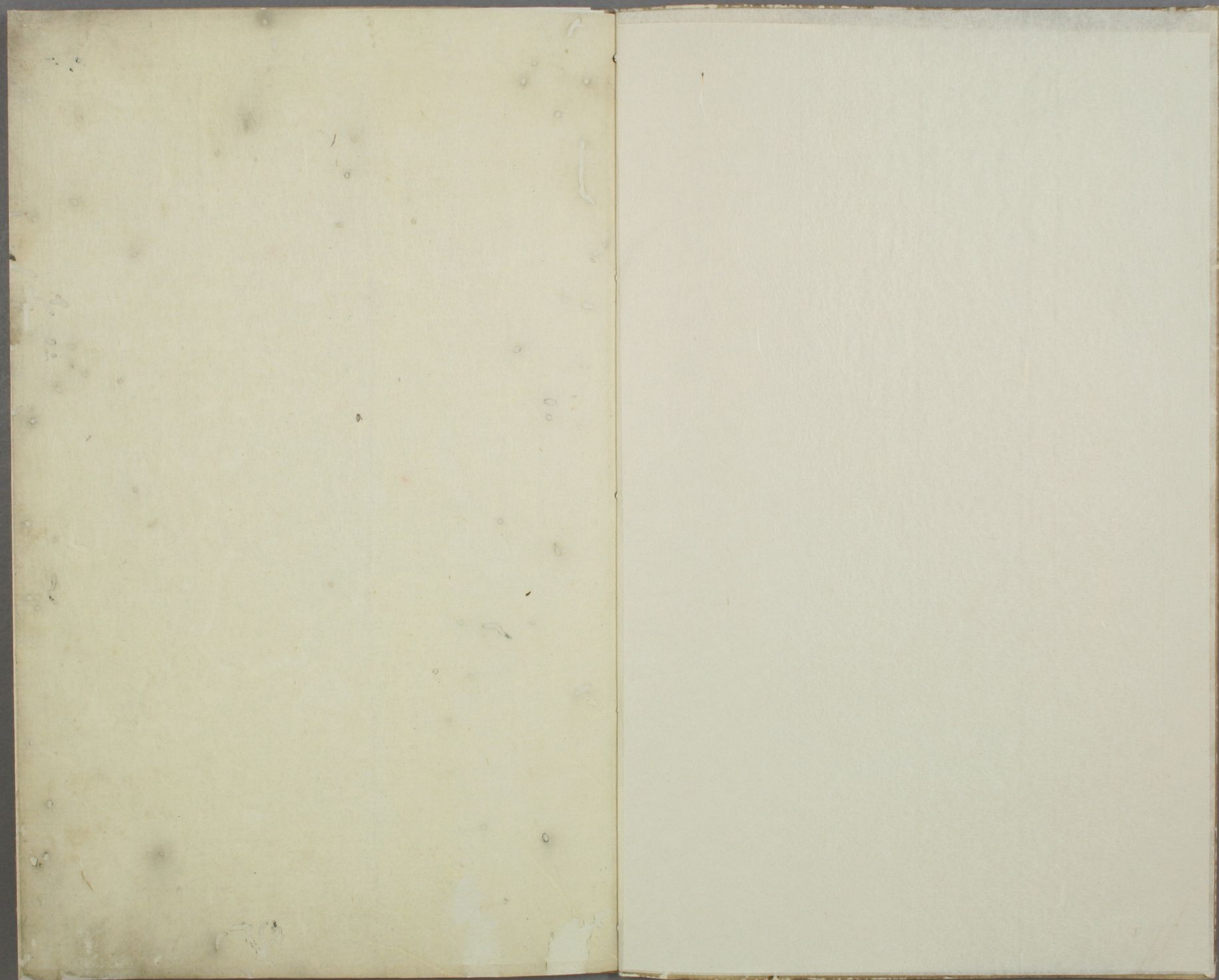


全 文 叢 小 言 附 註

全

服部文庫
17
2026





南郭服氏嘗著文筌小言以示作
文之要欲使初學文者解其惑也
夫輪扁劉輪雖不能以喻其子未始
不由繩墨而后心手相應矣今也學
者取體裁之正辨辭句之要及優
遊窮日之力其動於內發於言者轉
之於筆與古作者且莫遇之是而已
服氏此書意亦為然若其妙用不

必在於此。蓋在於自得耳。越一梁師其徒回有就正焉者。附注其所出以代口舌。嗚呼。師小物不遺。可謂勉矣。為題其首爾。

安永庚子秋八月

四溟園正懋撰



汶山領芝典書



文筌小言附註

南郭先生著

越

五華輯

文有雅。書有俗。凡學士大夫所修其辭之精者為雅。蓋潤色為文。故能載其道。以傳古今。六經史子。以至後世諸名家。是已。俗言而在於簡札者。質而俚。已故亦能便時行。以通貴賤。自律令錄語。以至傳奇小說。口解諸書之類。是已。的了囉哩。這箇那裏也。為亦要為。欲將為以做為者。固是彼國之人。方一開喙。即能

前漢書
錯傳刻於
玉版藏於
金匱

言之餘目不知一丁無須學而知是為何字若夫雅
言雖其不侏離亦不學則固柳柳州非杜温夫可知
也焉哉乎也猶勞佔俾况其所著巧拙天壤所以載
道之具人為不易也此方學者往往漢焉不為辨之
遂至擊節咄喝謬謂之奇甚者以為玉版韋編壹是
彼方常言也故此方後進能辨此二端始可與言文
已矣

文筌莊子外篇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忘筌小言又
齊物論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義李頤云小辨之貌
又疏云詞費也潤色論語憲問篇子曰為命裨諶草
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

之傳奇小說事文別集文章部云范文正公為岳陽
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見之曰傳奇體爾傳奇
唐裴硯所著小說也一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爾
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侏離後漢書南蠻傳云
衣裳班爛言語侏離注侏離者言語不分明也非杜
温夫唐有杜温夫者為文不識助字疑之辭如邪乎
之類夫之辭耳矣之類皆一用之柳宗元深言其病
見于柳文佑俾禮樂記曰今之教者哺其佔俾注佔
視也俾簡也天壤漢焉皆莊子字面韋編史記孔子
世家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又出于孔子家語壹
是禮記大學篇云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後進論語先進篇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始可與言文又
學而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文章辭句不學則固故學而後得之豈惟後世雖韓
柳諸名家亦然豈惟韓柳雖班馬亦然夫鳥跡尚矣

推輪而已。至于典謨已下，蓋亦皆君子潤色而行之。若大輅然，夫惟潤色，是以其言精矣。可以傳後世。故班馬韓柳後世諸家，亦皆讀書而後得通其義。方其所自行，亦唯刻苦古辭，假以潤色，乃標為文章。其他訓詁諸雅，津梁後世也。亦皆讀書而後視其文義。前後所在，從而釋之。距古千載，非親受古人，蓋學而後得之。昭然可觀也。唯是學而後得之，故我亦可學而得焉。古人有心，予忖度之，其何所不為。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舉博學宏詞，科進士。授校書郎。後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十四年卒于

官有集行於世。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進士。累調四門博士。後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有集行四十卷。班固字孟堅，扶風人。作漢書百卷。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作史記百三十卷。鳥跡黃帝時，蒼頡依鳥跡作文字。河南府有造字臺，猶存焉。推輪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推輪為大輅始。大輅寧有推輪質推輪者，棧車也。典謨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之篇，故謂書經曰典謨。刻苦宋史揚徽之傳，徽之幼刻苦為學。諸雅爾雅者，訓詁六經書也。其後有廣雅博雅駢雅等書。津梁世說言語篇，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瘦於津梁。古人有心。詩小雅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嘗謂俗語方言隨代而變。蓋魏晉已來，姑置焉。雖秦漢三代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豈無一種時行若後世的了囉哩者哉。唯是兔園卑俚，不可傳誦。小說九

卷附注

五代史馮道世本田家朝士多笑其陋且入朝數顧劉岳笑曰遺却鬼園冊故反顧

百。既乃忽諾著令行法後死猶費數訓寧馨阿堵先
達已眩突語皆足以證與代變移也唐已下一二語
錄稗官傳以至今亦幸而然耳安能保其不朽百世
哉故文章之道潤色為貴無方不行無世不傳千載
且暮千里比肩唯此道為爾

鬼園按前漢書梁孝王者豆太后之愛子景帝母弟也孝王有園名曰鬼園孝王卒太后哀慕之景帝以其苑令民得耕種乃置官守藉租稅以供祭祀其簿籍皆俚語之字故鄉俗所誦曰鬼園冊小說九百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云虞初者洛陽人明醫術九百醫巫厭祝之術忽諾左傳文五年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諾後死論語子罕篇云天之將喪斯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寧

馨晉書山濤目送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又見于世說阿堵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遠狀不得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婢官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蓋出於稗官注如淳曰細米曰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不朽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且莫莊子齊物論云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莫遇之也千里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賢是隨踵而至也

此方學者間或國字所拘一誦詩書方言顛倒未始
問句讀脉絡如何所謂焉哉乎也助以為章者頑然
為長物則雖頗通其義亦既隔靴讀書之不痛快豈
復遑乎操觚自施哉我國語言之簡即附譯而讀書

卷附注

也音異言同每每相亂而人猶恃焉此已惑矣然尚
可言也至于助辭可意悟者雖彼之釋者間難其言
往往亦唯云某語助也不則亦唯云反語也發語也
何則意本泛焉乃從所誦各為輕重而能讀書者義
自通也而此方猶有欲依譯言而悉其趣者徒盡心
力而求之也其趣終不可見也可謂大惑矣

長物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之見其坐六尺簟
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
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
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
恭作人無長物操觚文選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李
爾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之簡也隔靴

續傳燈十七寧陵安福子章云上堂更或拈杖敲床
大似隔靴抓癢每每相亂莊子肱篋篇云天下每每
相亂音義李云猶
昏昏又云常常也

曰某字當在上某辭當在下竊竊乎論其所措唯恐
倒置之不免也精則勤矣然要亦因國讀而立此法
則簡髮數米亦一惑已文辭汗牛可勝既乎且學文
者畏難恟疑之間必將紛然不免反致錯謬則非徒
以益其害隨有孰與一洗譯言而披雲霧觀白日之
為快哉

竊竊莊子庚桑楚篇云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
又何以濟也哉汗牛柳文云陸文通書處所充棟

中則注牛馬披雲世說律伯玉見樂廣喜而翁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視青天

未學膚受不學文章徒謂苟為熟助語乃著作之巧亦自可得焉譬猶學造室目未嘗督繩手未嘗削墨而坐欲詳悉棟如何為上宇如何為下楹如何建之椽如何架之未可知曲面方勢匠心如何處置輪人小伎也猶且得之手而應於心况文章乎則助語已且不可熟文將奚時而得焉哉

未學膚受張衡東京賦云未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輪人伎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斲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古人糟魄已去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云云

世有盧氏助語辭蓋授之鄉里小兒以便吾伊耳而世猶視語助不啻江海則亦皆云文章津筏莫此若也膚淺之書見以為金科玉條今且指點一二以引其惑筌蹄既忘其解乃得

盧氏名以繹字允武明人傳文不傳于世吾伊讀書之聲也津筏韓文云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筏梓也金科玉條文選劇秦養新豔律嘉量

金科玉條筌出于上蹄者所以在兔也
文以足言故古人助字之用就之上下而緩其語者

黃山谷詩
南窓讀書
聲吾伊

蓋亦多矣。乃因緩焉而轉之，及之承之，送之決之，絕之。因為咏歎，因為形勢，故有為婉句而徒用者，有為軟句而連用者，有為倒句用之者，有欲語之勁，隨之宜用不用者，或不必作意為句絕，不帖借以藉之者，或不必作意以隔於上下者，文章不齊用亦泛焉，不可以言而盡也。為是故也。

文以足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婉句已成公十四年云為章

詩之維書之惟春秋于字其體已左氏廣博疑辭未

借邪也。蓋各從其所用而足矣。戰國諸家事多相襲而辭不必一。及于漢時，論鴻烈重出於韓嬰劉向諸子者，事同古籍而行文用字大有徑庭。是不唯巧拙亦各從其所體而已。故其助辭有有於彼而無於此者，多於此而少於彼者。太史公書間有同時同辭而字有詳略者，可見古人用法非若後世殆為膠柱

鴻烈前漢淮南王安所著淮南子也高誘鴻烈解舊序云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韓嬰燕人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行于世劉向字子政漢宗室德之子成帝時為諫議大夫著新序說死及列女傳徑庭莊子逍遙遊篇有吾問於連叔曰吾明言於安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

後漢書劉
陶傳沙磧
化為南金
瓦石變為
和玉

也。而無當也。大有逕庭不。人情焉。太史書。乃史記也。膠柱。史記。廉頗。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柱。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助字創見於秦漢以後者固有之六朝則有一種風流文字其所由益亦俚言已唯是清言為韻瓦石化為金玉藝文多端其道日弘不可不知也

六朝晉宋齊梁陳隋是也

焉也矣之在句終也固是指掌然國言所習遽見難於其別略舉其輕重相應尤易視者則可推矣論語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孟子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又所以為也。砥。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又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

則昏氏無則焉又焉陵之役載楚王與伯犁望晉軍
問則用矣答則用也亦易視者

指掌論語八佾篇或問諦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論語衛靈公篇又李氏篇孟子梁惠王下篇蚩龍孟子公孫丑下篇孟子謂蚩龍曰子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蚩龍則善矣所以不用致為臣而太齊人曰所以為蚩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左傳隱公十一年云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云云夫莒僕左傳文公十八年云莒紀公生太子僕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

有禮於其君者車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元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其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其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太之焉陵之役又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史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庚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也矣焉在句中者若詩云俾也可忘匪直也人也近

八卷附注

之字也己也哉連為緩聲論語野矣仁新注
意然近乎於其說別見今不必論左傳晉鄭焉依外
傳焉作是可以相證

俾也可忘詩邶風云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匪直也人又廊風定之方中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駮北三千鮮矣仁論語學而篇巧言令色鮮矣仁
鄭焉依左傳隱公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
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於是乎於我乎恐乎皆為助聲其在句尾及可數乎
與也送辭同左國有其與能幾何何辭之與有之句
與亦婉句耳共非疑意

國語周語
厲王章曰
若壅其口
其與能幾
何又襄王

十三年余
一人其流
辟於喬土
何辭之與
有

及可數乎左傳僖公十五年云初晉獻公筮嫁伯姬
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蒯占之曰不吉云云及惠公在
秦曰先君若從史蒯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
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
乎史蒯是占勿從何益

其或其唯其不終乎之類槩為發聲少帶疑意不指
事物不其然亦其於然為緩已於字助聲無意義者
孟子有以予觀於夫子古文此類多矣

以予觀於夫子孟子公孫丑上篇宰我自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也者連用後句解之固也然擅弓一日二日而可為
也者君子弗為也與單用者者矣別

一曰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禮記檀弓曰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之諸同義者一端爾禮記及哭升堂及諸其所作也

莊子資章甫而適諸越共與於于同左氏忽諸與焉

同又之字奇者檀弓公曰未之卜也左傳淺之為丈

夫也

反哭升堂及諸其所作也禮記檀弓云反哭升堂及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及諸其所養也資章甫莊

子道遙遊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禮記出于上未之卜也禮記檀弓云魯莊

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文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軍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文曰他日不敗

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淺之為丈夫也左傳襄公十

九年云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及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朔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

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亭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令宣

子出曰吾為大夫也

不其餒而非詠歌之聲又王室而既卑矣天而既厭

周德矣而今與乃今同例則為緩聲者多

不其餒而左傳宣公四年云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

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叔也

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王室而既卑矣天而既厭周德左

傳隱公十一年吾先君新邑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出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何德矣

吾其能也

文選附言

則與即乃通用者多在句中非因上發下

哉在句中者史記贊曰及其素異哉所聞在句尾者

袁盎傳贊說雖行哉共與乎同意非必嗟嘆亦非疑

意

及其素異哉所聞史記樊噲傳贊大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冠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如此云說雖行哉又袁盎傳贊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復然不遂

禮記國人稱願然曰又召縣子而問然論語不得其

死然此類然字皆與焉例莊列中有然則同於然而者

國人稱願然禮記祭義云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召縣子而問然又擅弓云歲早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暴尅而奚若不得其死然論語憲問篇云羿善射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又先進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足以可以之以莫之未之之言之助已他諸書所用焉則有上焉下焉之類之則有上之下之久之以上數字多為緩聲且輕者奇者然古文斐然每子因此愈見其精彩豈得視如弁髦哉

文選附言

十一

斐然論五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弁髦左傳公九年
云豈如
弁髦而

偶爾所記舉一例百惟盧氏亦西序生耳其取意也
亦唯一二宋注而已則其之所言不過為舉業發之
何必責其不備哉大抵後世科舉文盛矣士之所習
無見非其物乃顧見修古者則謂故為艱澁此不可
讀宜矣吾黨進取之士嘐嘐然稱復古業則固不待
余言亦且多言數窮不如退而誦古書修古文與之
朝夕待其化也是置之莊岳之術也

舉一例百孟子盡心下篇云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
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
者為其賊道也舉一廢百也進取又狂者進取云云
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多言數窮老子五章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莊岳孟子滕文公下篇孟子謂
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
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捷
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日
捷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

皇和享保甲寅春二月平安服元喬著

南郭先生之門時時有問語之法者元生乃
謂苟非深指文章其味亦不可知也雖則然隱
頗煩其對遂筆數條以代誨言且以世盧氏助
語辭弁及其辨君嶽從帳前得之乃刊藏焉庶
幾亦爲同志省謄寫之勞已

門人烏石源君嶽謹識

古曰言之不文雖行不遠夫欲言之文則
深古者而孰得焉哉載道之具嗚呼亦
難矣欲後而無由也猶涉海之無舟楫乎
是我南郭先生所以有筌言也大方之作
有造於髦士人得以為津筏也源君嶽嘗
刺而公之為厚乎世不淺梓行茲年矣不
無刊缺書肆重鑄之請於越僧公公

因掇事由之大者一二而附之章以便
蒙學可謂已欲達而達人也興起斯文者
其有所依乎

庚子之秋

倉光賢謹題



田 恭拜書



南郭先生文集小言附註

全

安永九庚子八月梓行

東武書肆

京都書林

須原屋平助

須原屋平左衛門

